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健全的思想

〔法〕霍尔巴赫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健全的思想

——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

〔法〕霍尔巴赫 著

王荫庭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健全的思想: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法)霍尔巴赫著;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462-0

I. ①健…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无神论②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法国—近代 IV. ①B91②B565.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877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健全的思想

——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

〔法〕霍尔巴赫 著

王荫庭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462-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30.00 元

本书是据 1956 年俄译本转译的。俄译本所根据的版本是：

Paul Henry Thiry Holbach, bar

LE BON SENS

Ou, Idées Naturelles Opposées Aux Idées Surnaturelles

Londres 1772

霍尔巴赫(1723—1789)是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本书于1772年匿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假托伦敦)出版。作者在本书中用尖锐、生动、讽刺的笔调,驳斥了教会人士的超自然的迷信,打击了宗教,也对利用宗教以统治人民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作者的无神论著作中,本书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霍尔巴赫和他的无神论 名著《健全的思想》

——《健全的思想》中译本再版序言

王 荫 庭

人类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在特定国家，有时某一领域群星灿烂，有时却人才寥落。譬如我国战国时期有互相争鸣的诸子百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则诞生了一群能征善战的元帅和将军。这种杰出人物成群结队一窝蜂似地突然涌现、实在值得历史学家和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有趣现象，当然不是偶然的、凭空产生的任意结果，而是存在着为发展特定才能所必须具备的强大社会需要和各种特定条件的必然产物。同样，就在这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也有为这一革命作了充分理论准备的一大批彪炳史册的《百科全书》分子和启蒙派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中间既有被誉为《百科全书》派灵魂和精神领袖的狄德罗，也有本文准备介绍的、也是其核心人物和无神论名著《健全的思想》作者的霍尔巴赫。

* * * *

霍尔巴赫，1723年12月8日出生于德国普法尔茨地区埃德



森姆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富裕的小商人家庭。父亲约翰·狄特里希给他取名保尔·亨利希·狄特里希。他七岁丧母。1735年同意由舅父弗朗西斯库·亚当·德·霍尔巴赫照管而移居巴黎。这位舅父17世纪末参加法国军队。1723年因军功封为男爵,并获得大量财富。我们未来的哲学家随后的少年时代便在巴黎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法语和英语,学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还通晓意大利语。他酷爱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熟知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人的思想。1744年根据舅父建议来到荷兰这个当时欧洲大陆唯一保障公民拥有一定民主权利的、发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入读享誉全欧的一所高等学府——莱顿大学。

和严密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反动教会干预下禁止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其它欧洲高等院校不同,莱顿大学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早在18世纪初,她就是欧洲传播先进科学思想的中心。这时欧洲许多世界知名学者,如法国科学家、昆虫学家和冶炼工艺家列奥米尔(1683—1757),发明莱顿瓶电池的荷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穆申布鲁克(1692—1761),瑞士生理学家、一流生物学家和实验生理学之父哈勒(1708—1777)等都在莱大任教。在那里,霍尔巴赫仔细深入地学习了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哲学的浓厚兴趣,继续从原文阅读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作品,研究十七八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霍布士和托兰德,以及牛顿、笛卡尔等人的著作,还读过刚刚在荷兰出版的拉美特利成名之作《灵魂的自然史》(1745,海牙)和《人是机器》(1747)。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造成巨大破坏和震动以及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英国同学影响下，他开始关心现实的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所有这些都为霍尔巴赫后来形成进步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年大学毕业后，霍尔巴赫回到巴黎。在这里，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外；他一直平静安稳地度过了自己往后长达四十年的光辉人生。

1748年霍尔巴赫与大表妹热纳维埃芙·苏珊·戴纳成婚。1749年取得法国国籍，姓名按法语拼写为保尔·昂利·梯也利。1753年舅父过世后继承了他的大量财产和男爵封号，称保尔·昂利·德·霍尔巴赫男爵。1754年妻子去世。1756年与娇小美丽的小姨子、三表妹夏洛特·苏珊·戴纳结婚。不久又从岳父御林军旗帜及服装总监马里尤斯·戴纳那里接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于是他成了当时法国最富有的贵族之一。这为霍尔巴赫及其同道们开展轰轰烈烈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回到巴黎后一年左右，在巴黎歌剧院一次演出会上霍尔巴赫与比他年长十岁、已有闻名、各方面都更加成熟，而且正在筹划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相识。从此两人结下终生不渝的战斗友谊。有材料表明，正是在狄德罗的帮助下，霍尔巴赫很快从一个自然神论者变成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使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不局限于批判宗教信仰，他们把这种批判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一切科学领域和政治设施。为此他们着手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知识对象。这样，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就成了实现目的的最便捷的手段。霍尔巴赫不仅物质上积极支持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而且亲自总共为它撰写了438个条目，内容涉及各门自然科学（理论的



和实用的)、哲学、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等诸多领域,成为这部多达 35 卷的《百科全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霍尔巴赫是从把西欧先进的自然科学著作翻译成法文开始其著述生涯的。在 1752 到 1766 年的 14 年间共翻译出版了矿物学、冶金学、化学、物理学、自然史及工艺学方面的专著不下九种,加上《百科全书》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化学、矿物学、冶金学、自然史等内容新颖的条目,从而引起各国科学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相继被聘为柏林科学院会员、巴黎学士院和俄国科学院成员。

大约到 1760 年,霍尔巴赫便停止了外国自然科学名著的翻译,转而全力从事反专制反宗教的无神论宣传。此后的 12 年,他一方面在《百科全书》上刊载不少从唯物主义立场揭露宗教之荒谬与反动的条目,翻译或编辑整理并随即出版古代和近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著作,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1768)、托兰德的《致赛烈娜的信》(1768)、弗莱纳的《特拉西勃勒给留基伯的信》(1765)、梅叶的《遗书》(1772)等等。另一方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抨击基督教的无神论小册子,先后出版了 21 种之多。其中主要的有:《揭穿了的基督教》(1761)、《神圣的传染》(1768)、《致欧仁妮的信》(1768)、《袖珍神学》(1768,该书由霍尔巴赫及其秘书奈戎和其他几个人合作编纂而成)、《健全的思想》(1772)等。这些小册子许多都多次遭到当局和教会的查禁和焚毁,甚至连购买它的青年也因此被投进监狱。为了躲避残酷迫害,所有这些小册子,和霍尔巴赫的其他哲学社会学论著一样,都是以伪托的作者(或匿名)、虚假的年份在国外(荷兰或英国)出版,然后运回国内秘密发行的。比方《自然的体系》就假托已于 1760 年过世的前法国科学院常务秘



书米拉波于 1769 年在伦敦(实际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而《健全的思想》则题以“《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所作”。

这一本本的小册子,像一排排重磅炸弹,倾泻在神的殿堂。其火力之猛烈,摧毁力之强大,在无神论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这也是十分突出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现象。难怪人们称霍尔巴赫为“上帝的私仇”。

1770 年,被誉为“唯物主义的圣经”的《自然的体系》出版。它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 18 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书中以严谨完整确凿可信的哲学体系的形式汇集了当时唯物主义所获致的全部原理、论据和结论。它的问世标志着霍尔巴赫及其集团达到了崭新的理论高度,奠定了霍尔巴赫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

此后霍尔巴赫还发表了几部著作:《健全的思想》、《自然的政治》(1773)、《社会的体系》(1773)、《道德政治》(1776)、《普遍道德学》(1776)和作于 1765 年、死后第二年才刊行的遗著《普遍道德原理》。尽管这些著作在宗教、政治、社会、道德领域各自其重要意义,但从《自然的体系》一书角度看,不过是书中所陈述的各种原则的引申和发挥,思想高度上并无新的突破。

对于霍尔巴赫本人及其集团的思想发展说来,他家的沙龙(Salon,客厅)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封建专制时代,由于缺乏自由的报刊和论坛,沙龙就成了把资产阶级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联络沟通、协商提高的十分有效的工具。与 17 世纪不同,那时参加沙龙聚会的贵族沉迷于世俗娱乐和无聊空谈,而 18 世纪巴黎的哲学沙龙,特别是霍尔巴赫沙龙(因为无论按参加成员、急进



主义和历史意义都是无与伦比的),其次是爱尔维修沙龙,在许多场合都是交流信息、切磋学术、检验和完善思想的场所。可以毫不犹豫地吧霍尔巴赫沙龙称为启蒙派的特种思想实验室。

在霍尔巴赫男爵好客的家中,经常可以遇到“文坛共和国”几乎所有著名代表——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奈戎,社会学家卢梭、孟德斯鸠,经济学家杜尔阁、莫勒莱,社会学兼历史学家赖纳尔,数学家达朗贝尔、拉格朗日,自然研究家鲁、布丰、茹艾尔及其弟子卢克斯和达尔赛,工程师布朗热,评论家格里姆,文学家马蒙泰尔等等。来到巴黎的各国进步的文化名人和外交使节,大都把霍尔巴赫沙龙看作巴黎的文化中心,认为拜访它是自己的义务和光荣。他们中间有:英国哲学家休谟、普利斯特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家洛伦斯·斯特恩,莎士比亚剧本名演员大卫·加里克,美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国务活动家、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意大利法学兼政论家切·贝卡里亚,拿波里大使加里亚尼等。

男爵每周星期日、星期四两天邀请朋友们来家作客,并举行晚宴,冬季在巴黎市区罗雅尔·圣罗什街25号家中,夏天和深秋以前则在郊区别墅格朗瓦尔城堡家中。下午两点,沙龙就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客人才逐渐散去。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关于各种问题的最生动最有教益的谈话。比如卢克斯和达尔赛叙述自己的地球学说,或者马蒙泰尔讲解其文学原理;又如赖纳尔说明西班牙人如何在菲律宾以及英国人如何在印度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或狄德罗谈论关于哲学或文艺问题的见解。往往是一个单独作长篇发言,其他人静心谛听。有时参加聚会的精英们会就



哲学宗教、社会政治、文艺道德、自然科学或风俗时尚各方面问题无拘无束地进行讨论和争辩。在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宗教问题上,争论尤其激烈。客人中既有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有教会人士、自然神论和不可知论者。沙龙主人始终对宗教问题保持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仔细倾听各方的发言,自己不时也谈些看法,或者友善地巧妙地引导谈话。也许男爵正是要通过争论来全面充分地检验自己批判宗教的理论和证据是否确凿无疑。后来霍尔巴赫们就把讨论取得的成果写进自己的著作,传播四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百科全书派,首先是霍尔巴赫及其最亲近的朋友们,所经营的“冲击天国”总司令部就设在圣罗什街和格朗瓦尔城堡。

霍尔巴赫有一家庭图书馆,面积十分宽大,藏书极为丰富,还有专门收藏从世界各个角落集来的合法和非法的反宗教书刊的书库。男爵及其战友们不知疲倦地写作、翻译、编辑和出版他们的著作时可以随时方便地查阅所需的资料。

每当霍尔巴赫谈到宗教,正如谈到专制制度一样便激动不已,胸中充满刻骨铭心的厌恶和仇恨。对于天国的事情,他是铁杆激进共和派,早在大革命时期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前就把上帝送上了断头台。然而在地上,即对于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位谨小慎微的贵族同共和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他一心企望的是“在王位的圣贤”。正是这种温和的政治立场,加上贵族的身份,托名或匿名出版大量反专制反宗教著作后严格有效的保密措施,以及天性善良、待人谦和、淡泊名利、疏财仗义的性格形成的良好人际关系,使他得以始终风平浪静地过着舒适的自由生活,而不必像狄德罗那样因触怒封建当局和基督教会的言论而锒铛入狱,或者像伏尔泰卢



梭那样为同样言论而亡命天涯。

霍尔巴赫博洽多闻，著作等身。朋友们和同时代人，如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格里姆、拉格朗日、奈戎、马蒙泰尔、休谟、普利斯特莱等等在回忆录或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全都称赞他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惊人的记忆、罕见的热爱劳动的精神、独立判断的习惯和异常诚实的作风。狄德罗戏谑地写道：“无论我的想象虚构怎样一种体系，我相信我的朋友霍尔巴赫都会找出种种事实和权威意见来论证它”。

1789年1月21日，霍尔巴赫与世长辞，埋葬在狄德罗墓旁。几个月后，法兰西全境就刮起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风暴。

* * * *

刚才说过，霍尔巴赫60年代出版的所有无神论小册子理论上都没有达到《自然的体系》的思想高度。即是说，和《健全的思想》相比，它们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就书中讨论的对象而言，它们或者着重从政治经济角度揭示宗教的罪恶和危害，或者集中批判圣徒们的谬论和恶行，或者专门分析宗教教义、偏见和神迹的荒诞可恨等等。总之，它们考察的大都只是宗教的某些问题或个别方面。不然就采取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办法，用轻松的笔调通过刻画大大小小有关甚至本来无关宗教的事物和现象狠狠地鞭挞教会和僧侣。而《健全的思想》则是从总体上对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和反动作用进行严谨的批判和理性的揭露。无疑，《自然的体系》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集大成之作。但有一点人们往往未予强调：这部巨著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分析宗教问题。作者正是在充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之后，进而



详细考察宗教基本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得出一系列相应的新结论的。完全有理由把它同时看成卓越的无神论理论巨著。如果说《自然的体系》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为主要阅读对象,它的特点是分析深入,论证详密,频频涉及历史上和当代学界和文坛众多人物及其著作和思想;那么《健全的思想》则面向广大下层人民,主要是信教群众,其特点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尽管在考察的问题范围和理论深度上,《健全的思想》不及《自然的体系》广泛深入,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相同的:这就是神学的基本问题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健全的思想》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1节到138节是第一部分,139节以后为第二部分。前一部分考察神学基本问题即上帝的存在和属性、灵魂不死和来世说、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天意、神迹、启示、信仰等。后一部分则探讨宗教的社会作用,包括宗教与道德、政治和政府的关系,教会和僧侣言行的后果等。

在《健全的思想》的开头,作者指出,神学是一门“只研究人的感官不可知觉的事物”、“其对象无法理解”且“不断蹂躏着人类的理性”和健全的思想的“学问”(本书第2节,以下引证只注明节数)。它“是由于堆积了无限个如果、但是、据说和也许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支离破碎、没有确定形式”的、“成系统的胡说八道”(第3节),它“只是一连串明显的矛盾”(第67节)。总之,“可以有充分的权利称神学为矛盾的科学。任何宗教都是为了调和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虚构出来的一种体系”(第110节)。霍尔巴赫写道:“任何宗教都建立在上帝的观念上”(第4节)“上帝的存在是一切宗教的基础”(第16节),“任何宗教体系都只能建立在上帝和人的



本性以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第5节)。于是《健全的思想》就着手批判神学关于上帝的种种观念。不过这一次作者没有像《自然的体系》中那样继续阐述其唯物主义哲学原理进而作出分析批判,而几乎全部是从这些原理出发,以事实为依据,通过无可辩驳的“健全思想的逻辑”(第54节)推理,对宗教和神学关于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或本性(如上帝的全善、万能、无限仁慈公正智慧强大……)等一百几十个基本观点、重要论据,乃至次要的说法逐一揭露其“步步自相矛盾”(第77节)。霍尔巴赫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神学家们妄加在上帝身上的一切属性处处都是互相排斥的;一种属性的任何表现必然要否定另一种属性”(第90节),“既然任何关于上帝的思想都是一团极不相容的矛盾,最后”人们“怎么不会把这些思想加以抛弃呢”(第185节)?因此,用清楚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些矛盾显示出来乃是最易于为广大信众接受从而破除其宗教迷梦的便捷途径。像这样洋洋洒洒、充满激情、一幕接一幕连台出演似的揭露宗教和神学矛盾的著作,在无神论思想史上至少是十分罕见的。这也是本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今天的中文读者想要在最短时间集中了解宗教和神学如何“处处”“步步”自相矛盾,《健全的思想》恐怕是唯一的读物了。这部分内容乃是本书最为闪光的亮点,迄今仍然具有其理论实践价值,并没有随时光流逝和环境改变而失去意义。当然,在这方面霍尔巴赫也有其先驱。突出的例子便是他曾经参与整理出版且深受其影响的让·梅叶的《遗书》。然而《遗书》不仅文字“过于冗长,过于枯燥”(伏尔泰语),从思想的深刻、问题的广泛和集中看,也是无法同《健全的思想》相提并论的。



第二部分内容基本上重述了作者以往反复说过的话：任何宗教都产生于对自然力量的无知，产生于对未知的、不可捉摸的强大势力的恐惧；人类之陷于不幸只是错误和偏见造成的，而一切偏见和错误中最根深蒂固最为不祥的就是宗教和神学；它们是人类社会无穷灾难的根源；宗教玷辱道德，一切真正的道德与宗教原则是势不两立的；要想在地上建立天国，首先必须把道德从宗教的羁绊下解放出来，恢复肉体 and 情欲的地位，让社会对其成员的幸福和不幸负责；宗教对政治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培养暴君和顺民；宗教是专制制度可靠的保卫者；宗教与暴政的联盟是造成一切苦难的根本原因，是残害人类的刽子手，必须予以消灭；主张无神论的君主远胜过度信而残酷的国王；信教的圣徒无益于社会，而崇尚哲学和理性的无神论者则造福于人类，等等。

17 世纪法国天主教大主教、路易十四的顾问波舒哀（1627—1704）深信宗教是和谐幸福社会的基础，上帝把一切安排得尽善尽美。霍尔巴赫等人则用遍辞典中所有令人愤恨甚至恶毒的字眼鞭笞上帝和教会，竭尽嘲笑讽刺之能事。这是颠覆性的转变，标志着一个世纪中历史观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在现实政治中产生的实际后果和对社会思想的往后发展，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

霍尔巴赫和他同时代邻国进步的启蒙思想家是以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宗教和上帝的。以霍尔巴赫为代表的一部分法国启蒙派简单地无情地嘲笑一切圣经故事，认为宗教是愚昧和欺骗的产物。德国的启蒙运动者，甚至他们中间最先进的思想家如莱辛则把宗教看成是“对人类的教育”。而同期英国思想家对待宗教却是冷淡怀疑（如休谟）或者虔诚恭谨（如霍尔巴赫的好友、上引的唯物主义

